

第二回 榻懸香積誰憐遷客是仙才 詩和齊紈不惜改裝尋吉士

詞曰：

一味胡謔，髭鬚撚盡，那管調乖韻謬。洛陽有客實多能，始信道無鹽貌醜。詩思如流，丹青遠擅，雲水成文非偶。何緣紈扇兩憐才，默默地心知對手。

右調《鵲橋仙》

話說利士圖，將銀五十兩，送與洛陽知縣，說此事必要鍛煉戈獄。那縣官姓莊名佩，受了白公子囑託，即便簽了硃票，著兩個捕人去拿雲生。到了門時，打進去，早已空空如也。遂著落四鄰，就叫赤心老僕，問他：“相公那裏去了？”他道：“我相公不做什麼不法的勾當，問他怎的。”那捕人道：“還要嘴硬，你家相公現今交通蜀寇，有人出首，縣裏大爺著我們來拿他。”赤心道：“皇天有眼，那一個天殺的，誣害好人。我家相公，久已在外遊學。”捕人問道：“往那裏遊學？”赤心道：“兩只腳生在他肚底下，怎知他天南地北去了。”那捕人把赤心帶到縣裏來回話。莊佩審問一番，赤心裝聾作啞，胡亂答了幾句。見他年紀已老，不好十分難為，只得吩咐收監，差人回復白公子。白公子又要把萬生出氣，誰知萬生別了雲生，也向他州外府去了。白無文空費一百兩頭，一些事不曾做得。尤、符二人，不敢再幫白賁，連這赤心，也慢慢的放了。

再說雲生，同松風出了城，一頭走，一頭想道：出便出門，還是走往那裏去好？思量天下文風，莫如浙江。而江南尤為人文淵藪，不若到彼，再作區處。遂一路過江而來。到了金陵，心裏想道：“吾聞姑蘇，乃人煙輻輳之地，且山水佳勝，不下洛陽。況當初梅福也曾避跡吳門。萬兄曾教我更姓改名，我這禍從看梅起的，就叫做梅再福吧。”就叫松風，以後只稱梅相公。算計已定，搭船竟到蘇州。船從虎丘山過，還了船錢，上了岸。這時節，已日落西山，月昇東嶺。主僕二人，欲尋旅店歇宿，怎奈路生不熟，只見山腳下人家，窗上映出火光，裏面如有吟哦之聲。雲生對松風道：“只得要往這人家去借宿了，明日再處。”松風依言，去敲那人家門。只見裏面一人開門出來。雲生看那人，禿了頭，赤著腳，一部落腮鬚，身上穿一領不白不黑的單海青。雲生忙拱手道：“晚間不該驚動老丈的，因小弟客遊貴府，今晚沒處借宿，敢求指路，不知此間可有旅店麼？”那人見雲生，青年美貌，言詞和雅，知是斯文一脈。忙答道：“這裏近山鄉墅，沒有旅店。只是台兄遠來，沒處歇息，小弟敝館雖陋，將就可以客足，不識尊意若何？”雲生拱手謝道：“若得老丈見留，真是感出望外了。”那人連忙引雲生進門，相見過，那人到臥房中叫道：“有客在此，狗兒快些起來燒些晚飯。”只見床上扒起一個孩子，口中嚷道：“正要睡睡，只管亂叫。”那人又吩咐幾句，只得起來煮飯，松風就去燒火。那人方才出來，陪雲生坐。雲生見那人書案上，擺下一本註釋《千家詩》，四下裏擺下幾隻破臺凳，便曉得他是個處館先生了。便問道：“尊姓大名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在下秋人趨，向來某某老先生家，與在下相知，因兩年俱已棄世，無處安身，更兼賤內已亡，脈兒年幼，沒奈何只得教幾個蒙童度日。論起在下，也會吹彈歌唱，就是四句頭律詩，八句頭絕句，也將就湊得來。怎奈時運不對，這些鄉人不曉得敬重斯文，真正是對牛而彈琴者也。”雲生聽他說話，假作在行，曉得是吃白食一流人物了。便道：“如此多才多藝，可惜大器小用了。”秋人趨道：“請問相公高姓大名？”雲生便把所改的姓名，對他說了。這邊說話未完，那邊飯已煮熟，和盤托出。此時四月中旬，醋炒芥辣一碗，白酒一壺，忙來相陪。便道：“其實不是請相公的，因天色晚了，沒處買物。幸虧今早頑徒送來的芥辣，聊當生菖待賢之意。況且菜重芥姜，料相公決不是一齊不取諸人的了。”雲生忍住笑，只得致謝幾聲。飯畢，就叫兒子，背了兩捆稻草，鋪在地上。松風將被褥鋪起，人趨道：“相公行路辛苦，早些困而知之罷！”雲生謝了他，他也進去睡了，各自安息。

那雲生，心中有事，輾轉反側，再睡不著。因想道：“我如今一身作客，四海無家。雖則遨遊至此，身邊盤費有限，倘或用盡，將如之何？必得一個資身之策。一則使衣食無虞，二則使讀書有地。倘僥幸得了功名，則婚姻之事，慢慢訪求便了。”越思量，越睡不著。左思右想，忽然想出一計道：“我的書畫，雖不稱為超凡入聖，卻也頗頗看得過的。吾看秋人趨雖文理欠通，做人倒有雅致，莫若明早央他，此間借個書畫之所，暫作資生之計。況姑蘇山水佳勝，遊人不少，或可借此以物色知己。邂逅舊遊，效那君平賣卜的故事。夜間焚膏苦讀，閑來覽勝探奇，有何不可？”算計已定，到才睡去，不覺已是天明。起來，秋人趨早來問候。雲生道：“偶爾相逢，蒙老丈這等用情，叫小弟如何報答？”人趨道：“只是怠慢，何足介意。昨晚匆匆，不及問得梅相公貴處那裏？不知敝府有何貴相知？望乞明示，以便在下好來問候。”雲生道：“小弟河南府洛陽縣人氏，慕貴處人文佳麗，山水幽奇，故此跋涉而來。先人雖薄薄宦，因小弟幼年早孤，縱有相知，未皇識認。正要浼老丈，尋個清幽棲息之所，小居於此。常常晤對，不識可否？”人趨忙答道：“原來是一位公子，小弟失瞻，得罪了。清幽之所，此間倒也不乏。但不知相公作何勾當？仍望明示，以便在下好去尋覓。”雲生道：“小弟略知書畫，意欲即借此為遨遊資斧，並為延訪相知之策。得遂鄙懷，圖報有日。”人趨道：“原來相公有此妙技美好，求善賈而沽之也，豈可韞匱而藏之乎。在下吃了飯，即便出去一覓。”雲生叫松風，稱了幾錢銀子，送與他作支持。人趨半推半就的接了，與雲生同吃了飯，忙忙出去了。

雲生獨坐無聊，看見他案上，有幾本亂書，因隨手去取一本來看。只見面上寫著《皮裏詩稿》。雲生就曉得是他所做的詩了，只是解說不出“皮裏”二字之義。仔細思量，便會意著了，畢竟是看見褚季野“皮裏春秋”一句話，故此就取了這個號，以押那秋字意思耳。不覺笑將起來。再揭他的詩來一看，只見第一首題目，是《清明前新柳詩》上寫：

清明時節百花香，一帶沿河種柳楊。
軟枝風弄常優折，新葉鴉棲盡飽嘗。
攀來真可鞭牛背，拽去猶堪繫馬韁。
家家祭掃將來近，亂插墳間與塚旁。

雲生暗想道：“這樣笑話兒，倒可以醫閑醒倦。”後面看去，無非物以類聚，不是馬鳴，便是驢叫了。正看得高興，那人趨已回來。雲生即忙掩過，問道：“煩勞了，可曾覓得否？”人趨道：“小弟與相公，雖只乍交，受人之託，必當終人之事。此去里許，有一小庵，倒也幽雅。有臥房，有廚灶，外邊又有店面，正好作書畫之所。租價甚廉。”雲生道：“老丈作是當行，不消說是如的。但不知可有僧人住否？”人趨搖手道：“沒有沒有，裏面自有絕大的寺院。這庵，不過是借遊客安寓的。小弟便把相公寓於此，與那書畫說

了。那住持向與小弟有一面，他說道：‘秋相公指引來的，必然不差。’故此，一口應承。相公可就去那。”雲生依言，即便隨了人趨，迤邐而行，不一時到了。雲生抬頭一看，門桁上有一匾曰：“棲雲庵”。雲生心中大喜道：“事有湊巧，庵名與吾姓相同，這是預定的數了。”進去看時，果然幽雅精潔，並無佛像，諸般器皿畢備。人趨安慰一番而別。雲生即命松風，買了些要用的東西，不一時便把書畫的店開起來。壁間粘起一聯云：

坐對好山開先景，門無俗士壯詩懷。

且喜那雲生，書法遒勁，畫更傳神，所以不多幾時，遠近聞名。只是醉翁之意，原不在酒。雲生看得淡然，全無書畫家一點邀名射利的俗套。暇時即便埋頭圖志。松風但供掃地焚香，烹茶洗墨，閑時即去釣魚，倒也快活。人趨時常到庵，做幾首歪詩請教雲生。雲生感他殷殷之意，替他筆削改竄。雖不能脫胎換骨，比那《新柳詩》已不同了。雲生也時常到他館中，就把自己的詩稿，借他為指南車。兩人遂漸相知不提。

且說那總兵文斌，表字武兼，原是文信公後裔，少年曾向志詩書，只因功名蹭蹬，棄文就武，謀略勇敢，所向有功，故就超遷總兵之職。夫人莫氏，早已去世，竟無子嗣。所生一女，名叫若霞。總戎自從侍郎疏救回家，便不住在城中，徙居虎丘別墅，構一所潔淨房屋，中有一樓，取名避賢樓，朝夕與若霞小姐，在樓談論古今，不與一毫外事。且喜若霞小姐，才驅道韞，姿勝毛嬙，喜好的是裁詩染翰，吟月哦風，把一個避賢樓四壁，粘滿詞翰詩箋，卻將總戎的圖書記色鈐印上面。若計他詠絮才情，辨訟智慧，是一個佳人中才子；又天生貞靜幽閑，閱見古來文人才士，無不羨慕，所以憐才一念，平生至切，竟是一個佳人中君子；且才出麗陽，偏多理智。隨你意想不到，一經巧算，竟有鬼神不測之機，又是個佳人中智士；至於捨經從權，而權不離經；以正為奇，而奇不失正。更是佳人中一個英雄。所以總戎雖有伯道之嗟，幸有中郎之慶，愛之如掌上珠玉，立志要擇一個卻家快婿。總戎一來是個廢宦，二來避居虎丘，那些富家子弟，落得不來涵攏。那小姐身旁侍女，名曰紅萼，善調鸚鵡，亦解簪花。又有一個乳母何嫗服侍。總戎志存淡泊，不蓄僕從，只有奶公何老官，朝夕跟隨。唯其斂勢潛蹤，所以無人來往。

且說何老官，有個孩兒一郎，年尚數齡，也在秋天趨館中唸書。這時交五月中，天氣漸熱，一郎見這些學生都有扇子，歸家也與何嫗要扇子啼哭。何嫗沒奈何，叫他揩乾淚痕：“跟我進去，與小姐討一把。”此時小姐正在避賢樓上學字，乳母領了一郎，一經上樓。小姐便問一郎：“怎麼不讀書，來此則甚？”乳母便笑說道：“這短命的，看見別人有扇子用，回來定要我的，一時沒有，只管啼哭。因此來問小姐，可有用過舊扇，討一把兒。”小姐便隨手拿一把與他。一郎道：“我不要這舊金扇，要一把有字的白扇子。”小姐笑道：“些小孩子，見著恁麼，也要有字扇子。”便在扇匣中，揀一柄白的，趁此時學字，便將自己《曉起聽鶯》詩寫在上面，付與一郎道：“有人問你，不可說是我寫的。”一郎笑嘻嘻的點頭，跑到學中。那雲生正在館中與秋人趨談話，停了一會，人趨往裏面去了，一即便伸手扯雲生衣服道：“梅相公，你看我扇子上的詩寫得好麼？”雲生初然還認是人趨寫的，仔細一看，只見那筆力秀媚，體格挺力，早已吃了一驚。及至唸起詩來，不覺拍案大叫道：“仙筆也，仙才也，天地間有這等才韻，我梅再福甘拜下風矣！”秋人趨聽得了，忙走出來接看，雖不識十分滋味，卻見字兒寫得端楷，也混讀了幾句。忙問一郎：“這是那個寫的？”一郎搗鬼道：“不知誰人掉在路旁，我方才走來拾得的。”兩人信以為然，遂不復問。雲生道：“我在此多時，不曾遇著個有才的人，不意無心中獲這仙筆，可惜姓字不留，無從訪問。若有蹤跡可尋，我就走遍天涯，也要尋他出來，與之握手談心了。”你道這首詩，怎麼樣好，雲生這等讚嘆？原來那扇上寫的是：

雞塞迢迢夢正迷，好音忽送小窗西。

飛來不啄花間露，偏向愁人宛轉啼。

雲生唸了又唸。人趨道：“梅相公為何迂闊，如此鍾情愛慕，何不也和一道，寫在上面，做個楚漢爭鋒何如。”雲生道：“只怕做出來時，珠玉在前，自慚形穢耳。也罷，既是秋兄這等說，只得要效顰了。”即援筆寫出一首在那一面。人趨吟哦一遍，不免讚好幾聲。雲生別了人趨回庵，早見一個人坐在那裏等候。見了雲生忙問道：“尊相何處留連，小子等得好不耐煩。粗扇數柄，乞求大筆。”雲生便問他來歷，姓名。那人道：“小子水有源，江西吉水縣人。因有賤業到此，聞得相公大才，求做幾首好詩，寫在扇上。小子有個侄兒，名喚伊人，年未及冠，才調驚人，江西一省頗頗著名。他也自負才高，未免輕世傲物，常說不但江西無才，便道天下怕沒有個對手。如有與他並驅中原，不惜輸心服氣。因此叫小子在外，搜羅當今的有名詩畫。前日不惜重價買些與他，誰想他眼也不入，倒埋怨我枉費幾鈔，買了糊窗覆甕的東西。今見相公青年多技，遠近著名，必然可與相敵，望乞寫幾首絕妙詩詞，待小子帶回，折服舍侄的傲氣，使我心也快活一場。”雲生暗想道：“此人既口出大言，必有抱負，我備用心做幾首，有何不可？”便一口應承，約定日期來取。

再說那一郎拿了扇子回去，一徑走到小姐那裏來。小姐便問道：“一郎，今日可有人看見扇子麼？”一郎接口便回道：“有一個梅相公看了扇子，只管拍那桌子，叫道好。他後面也寫了些字，小姐你看看可好麼？”小姐接來一看，只見鐵畫銀鉤，煙飛雲涌。上面寫道：

臥綠穿紅似醉迷，嬌聲東轉復流西。

可知衣錦心應錦，繡口今朝讓爾啼。

小姐唸完，私心驚駭道：“何物書生，有此風情雅致。看他詩中之意，明明稱賞，而又自屈，但不知何等品第，是那裏人氏。”忙問道：“他是何等樣人，與你先生相知？”一郎道：“他是遠處人，不知怎麼緣故，搬在棲雲庵開書畫店哩。”小姐又問道：“你看見，還是後生，還是老人家呢？”一郎道：“他是一個後生相公，與小姐面兒一般樣標致的哩。”說罷，來討扇子。小姐道：“他寫得不好，換一把與你罷。”一即便笑嘻嘻接了去。小姐仔細看那詩，想道：“我看此詩豐神淡遠，態度橫生，定非俗士，為何墮入塵俗中？或是遁跡埋名的人也不可。將詩只管沉吟，遂起憐才之念，便要思量計策，去見他一面。不覺時逢七夕，文總戎被虎丘寺僧請去。小姐便叫何嫗進來，說道：“我今日要去望一位朋友，要你裝個家人作伴，千萬不要相辭。”乳娘笑道：“小姐痴話了，深閨繡閣，又不是男子，有什麼朋友。”連紅萼也掩口笑起來。小姐即便把扇上和詩之事，說與他道：“我自從看了詩後，憐才之念忽忽於心，聞這人是個少年秀士，我一向要會他一面，幸得今日老爺不在。不免將衣服頭巾穿戴起來，扮作秀才模樣；你便穿戴了何老官衣帽，權為老僕，同去望他。倘是墮俗之士，一拱而別；如果是真正才子，我便與他訂為兄弟，日後就有託了。你也快去妝扮起來，包你沒有破綻。”何嫗笑了又笑，道：“小姐當真要去，我也難以阻擋。”沒奈何，只得把老奴衣帽穿戴好了。小姐早已打扮得齊齊整整，問紅萼道：“你看我兩個像不像？”紅萼道：“乳娘雜在管家中倒也不差，只是小姐雜於這些歪秀才中，卻是千中選一。”小姐道：“你只稱我做石相公罷！”寫了名帖，兩個悄悄的從後門而出。一路走去，早到了棲雲庵。何嫗早把名帖遞進，松風接來與雲生一看，只見

上面寫道：

眷弟石霞文拜

雲生忙忙整衣，接了進去。見畢，雲生看那若霞，如出水芙蓉，亭亭獨立。若霞看那雲生，似臨風玉樹，矯矯出群。傾刻之間已知必定多才了。先是若霞問道：“久慕梅兄大名，未獲識荆，今瞻芝宇，大慰飢渴。敢問台號？”雲生道：“小弟襪線短襪，敢勞仁兄枉駕，賤字再福。請教石兄大號。”若霞道：“賤字霞文。”說罷，松風獻上茶來。茶罷，若霞道：“小弟今日一來拜候，二來因敝友□文著，有粗扇兩柄，要煩大筆，又道是今日七夕佳期，聞梅兄詩詞雙妙，敢斗膽請教大方。”雲生道：“不才鄙句，但恐遺笑台兄。奈何。”即命松風磨起墨來，那邊何嫗早已把扇放在案上。雲生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，雙手遞過，道：“草草塞責，還希郢政。”若霞見其敏捷，先已驚奇。再仔細看時，恰是那《鵲橋仙》調二首，唸道：

梧桐一葉，涼風微發，為探鵲橋消息。經年纔得一相逢，不做美數聲促織。
隔河咫尺，迢遙千里，一日三秋思憶，明朝依舊各西東，怕添上眉頭秋色。

（其一）

經年相別，一宵纔晤，誰說為雲為雨。涼風淡月恰逢秋，何必起悲秋情緒。
良緣不偶，佳期常隔，何必雙雙牛女。佳人才子各天涯，料今夕淒涼無數。

（其二）

若霞看完，嘖嘖稱之不置，道：“小弟性耽詩賦，不過信筆塗鴉，怎如梅兄思入雲成，筆生風下。小弟當朝夕頂戴瑤章以為模楷矣！”雲生大喜道：“石兄既善詩詞，必須也要請教。拙作即作砢砢，以引荆山之璞。”若霞道：“小巫見大巫，氣已久索，還敢佈鼓雷門以致撫堂胡盧也。”雲生只是不住催促，若霞道：“小弟家父在船等候，兄畢竟要小弟獻醜，只得把舊作應命了。”雲生只要看他筆氣，那裏管什麼新舊，便道：“最妙。”若霞便輕舒蠶繭，慢展兔毫，就把《曉起聽鶯》這首絕句寫出來，遞與雲生。雲生大驚道：“小弟曾經扇頭看過，原來就是台兄佳章，小弟多多得罪才人了。”說罷，連忙重新施禮，道：“如此仙才，而小弟魚目混珠，深可愧慚。今日邂逅之遇，誠非偶然，待小弟北面負芘，朝夕請益，不識台兄允否？”若霞道：“梅兄捨蘇合而羨□蜨，使小弟顏厚十重鐵甲矣！既蒙相愛，敢締范、張之誼何如？”雲生大喜，道：“承兄不棄朽材，俯垂青眼，真正是萬幸的事了。”兩人遂拜盟為兄弟，若霞便要辭別，雲生道：“今既為異姓骨肉，敢留作平原之遊，何如？”若霞道：“恐老父在舟久等，就此告別。”雲生問：“尊舟何處？好便明日拜望尊公。”若霞道：“不煩掛念，明日當同老爺造寓盡歡可也。”雲生信以為真，就不相強，遂依依而別。正是：

自古才高人罕知，憐情誰復似蛾眉。
從茲雲樹瀟湘隔，兩地空勞明月思。

到了明日，雲生等候多時，竟不見到。忙叫松風各處尋訪，杳無蹤跡。又不曾問得籍貫，心中怏怏不已。此一會，有分教：未坦東床，先登東閣；甫逢西子，只泛西湖。要知後事，且待下回。

[返回 >> 鳳凰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